

白菊花

BAI JU HUA

白 菊 花

(儿童革命斗争故事集)

本 社 编

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

目 录

白菊花	1
明明和四叔	15
小诸葛	25
换枪的故事	38
宝贝蛋	54
小呆子	66

白菊花

徐齐邦 翔 岭

一

一个秋风瑟瑟的早晨，我夹着破书包上学去。

出了村，就要通过那条土马路。突然，两匹高头大马，由北向南，风快地朝这儿奔来，后头腾起一片片尘雾。我赶紧闪身，退回路边。

我看出来了，前边马上骑着的是杜百万家的管家金二，他常到乡下来收租。后一匹马上坐着一个小姑娘，看上去年纪和我差不多，她身穿黑颜色绸旗袍，头上梳一条又粗又黑的长辫子，还戴着一朵小白花，黑白分明，格外显眼。

正当他们从我身边经过时，不料“呼”的一阵风，她头上的小白花给吹落下来，刚巧掉在离我脚边不远的地上。马一时停不住蹄，直往前冲去。

“花！我的花！”她大声尖叫起来：“管家，快拾，快给我拾嘛！”

金二已经勒转马头，气汹汹地对我吆喝：

“喂，穷小子，快把我家小姐的花送过来！”

哼！我管你什么小姐、大姐的，不端你的碗，不受你的管！对我吆五喝六的，也不看看我是谁！我姓的是牛，名字叫小牛，牛小牛的牛脾气是出了名的。这时，我只当没听见一般，故意挺挺胸，大步跨过马路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二

第二天上午，头一堂课的上课铃已经响过，孙老师开始讲课了。一个背着花书包的小姑娘出现在课堂门口，这不是昨天路上那个戴小白花的小姐吗？只见她朝孙老师恭恭敬敬鞠了个躬，就不声不响原地站着。

陪送她来的女佣人是我的姑妈。听说姑妈曾在一个戏班子里烧过饭，到杜百万家做佣人也有好多年了。她凑近孙老师轻声说着话，孙老师点着头，又神情有些异样地端详着那个小姐，好一会才走到讲台前边，对大家说：

“同学们，这是你们新来的同学，叫杜小鹏。日本鬼子占领县城，那里很不太平，她是跟家里人一道到乡下来避难的。”

介绍过后，他又说：

、“小牛的课桌还空一个位子，杜小鹏就坐那里。”

课堂里发出嗤嗤的笑声，我头脑里嗡嗡响着。谁不知道我顶怕和女生同坐一张板凳？何况，她又是财主家的小姐！

当天，我就用毛笔在课桌和板凳上画了一条界线。

杜小鹏倒也知趣，从不越界。不过，我还是讨厌她，觉得处处不顺眼。她把绸缎旗袍换成海昌兰布的，我心里就嘀咕：换身打扮，难道就不是财主家的小姐了吗？有一次上图画课，我画错了，她把橡皮轻轻推过界线。我立即推了回去，用手指蘸蘸唾沫，把图画纸都擦通了，心里说：谁要你的橡皮？谁要你来讨好？有几个礼拜天，她跟几个女同学进山采野毛栗子，采到的自己一颗也不要，都送了人。我就想：当然啦，你家是“火腿挂断梁，螃蟹爬过墙”，还稀罕什么野毛栗子？她常到孙老师那里去补课，还主动帮孙老师洗衣裳。有一次，她从孙老师那里出来时，我看到她眼睛红红的，我在背后暗暗骂道：专会拍老师马屁，还在老师面前撒娇淌猫尿，不害臊！

她头上戴的是一朵白菊花，象戏台上唱戏的戴的那样，是用白绫子做的。那天，为这朵被风吹落的

花，我就窝过一肚子气。现在，它成天在我的眼角边晃来晃去，更引起我的无名恼火。你在家是小姐，爱漂亮，要戴花，哪怕是金的银的，也随你戴去，可你在这儿是学校的学生呀！……这样想的时候，我总是对着她头上那朵白菊花，狠狠瞪上几眼。

她不大计较我平时对她的态度，只是在感觉到我厌恶那朵白菊花时，才流露出一种气愤夹杂着悲伤的情绪，后来还故意气我似的，用手指把头上的花轻轻按一下，仿佛在对我说：你火吧，我偏要插插牢呢！

一天晚上，姑妈特地来我家，对我说：

“小鹏是个没娘的孩子，怪可怜的，你不要老是象只乌眼鸡似的。”

这一定是杜小鹏搬弄是非，回家去胡诌了一些什么！我从鼻子里发出一声“嗯”，算是回答。姑妈走后，我心里说：姑妈你也是个穷苦人，怎么帮财主小姐说话？

三

反正，我不愿意再和杜小鹏坐一凳了。

这天放学后，我找孙老师去要求调位子。他正在批改作文簿，头没抬，问道：

“喔，调位子，这是为什么？”

“她不怕我的穷气熏着她，我还嫌她的富气熏着我呢！”

孙老师放下红毛笔，没听我说完就笑得前俯后仰。

“我早就看出来，这可是你的不对。”孙老师脸色和蔼，话语却很严肃。“同学之间应该互助友爱，再说，她也并没有什么不好的行为啊！你说是吗？”

这，这可叫我怎么说呢？平时我和同学们对孙老师就很佩服，现在说的也有道理。我结巴了半晌，涨红着脸冲出这么一句话：

“我，我讨厌她戴的花！”

没想到，孙老师脸色蓦地变了。他嘴唇微微抖动，眼睛里掠过一丝深沉的痛楚。

过去，我从没看到过孙老师的这种表情，吓得低下脑袋，手指拚命拉扯着自己的衣裳边角，不知怎么才好。

“这不怪你……”孙老师把我拉到他身边，抚摸着我的硬戳戳、乱蓬蓬的头发，说，“……她一直戴着一朵白菊花，是纪念她死去的妈妈……她不是杜百万的亲女儿，她的爸爸妈妈都是唱戏的。妈妈的艺名叫白菊花，在这一带红得很……杜百万仗势霸占了她，她不肯受辱，没几天就服毒自杀了……杜百万没有一个儿子、女儿，就把白菊花留下的刚满三岁的女儿小

鹃，当作亲生。就这样，小鹃成了杜家的小姐……”

孙老师很激动，我也动了心。

“那末她的爸爸呢？”

他站起来，走几步；又坐下，拿起一本作文簿子，随便翻着说：

“她的爸爸，给杜百万害死了……不过，后来传说他没有死。有人说他隐名匿姓浪迹江湖去了，有人说他始终没有离开这一带，也有人说他后来投奔了新四军……”

自此以后，我对杜小鹃的态度比过去好多了，当然我还是同她坐一凳。分界的墨线，被她用抹布揩掉了……

有一回她虽然使我有不下不了台，但是我心里却是服气的。那是在一堂国语课上——

“什么叫‘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’？”孙老师提问后，扫视的目光停留在我的身上，说：“牛小牛同学，请你解释一下。”

这有什么难的？我立即起立答道：

“一个国家是兴旺还是衰亡，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男子汉大丈夫都有责任。”

我刚说完，旁边的杜小鹃就站起来了。

“‘匹夫’这个词，牛小牛解释得不对。‘匹夫’

是指每一个爱国的人，怎么能说只是男子呢？古时候不是有花木兰和梁红玉吗？”顿了一下，她又补上一句：“有名的大汉奸秦桧、吴三桂，他们就是男的。”

我承认，我对“匹夫”的解释不对。她的解释是正确的，只是语气有些尖刻。我红着脸，愣了老半天。要不是孙老师叫我坐下，说不定我会一直站到下课呢。

四

我们村里来了新四军，宣传发动抗日。孙老师公开了身份，原来他过去是以教师职业为掩护，做共产党地下工作的。我的爸爸也当上了杜家岗游击中队长。

杜百万偷偷溜回城里，过了几天，又差人回来把家眷接去了。

听说杜小鹏起初不肯去，后来不知怎么的又去了。

预料不到的事情可真多。这天爸爸对我说：

“你不要上学了，到城里杜百万家养马去。”

什么，让我到城里给杜百万养马？我头一歪，牛脾气发作了：

“不上学，可以，随便到哪个财主家去放牛、放羊、喂猪，都可以。就是讨饭，我也情愿。可是叫我到杜百万家去养马，打死我也不去！”

真的，杜小鹏跟我是同班同课桌的同学，她骑马，我养马，让我去服伺她，马前马后围她转，我能受得了吗？就是饿死，我也不能做这号下贱丢人的事啊！

正在这时，孙老师推门进来了，笑着说：

“小牛的牛脾气还真不小呢！”

爸爸让了坐。孙老师对我说：

“为了抗日，受点委屈算什么？”

我不服地反问：

“到杜家去养马怎么能说是抗日呢？”

孙老师向我说明，到杜百万家去养马，不是为了混饭吃，而是去担负一项特殊任务。

“那你们为什么不早说？”我兴奋得差点跳起来。

“我还没说完，你就发起牛脾气来了嘛。”爸爸笑着打了我一记屁股。又对孙老师说：“这孩子就是犟，我真担心他会误事。”

孙老师说：“不要紧的，他人小机灵，还有他姑妈帮助她哩！”

五

我进了城里的杜家大院。姑妈先带我去见管家。金二翻翻白眼，阴阳怪气地说：

“甭，不肯给我家小姐拾花的人，倒肯来扫马粪、摸马屁股啦！”

我没有答理他。

杜百万当上了伪自卫团的总团长，可威风了，进出前呼后拥，门口还站上了岗哨。

我名义上是养马的，实际上是个小打杂的。要给杜百万擦鸦片烟灯，要给大太太端茶送水，要给二太太买胭脂花粉……忙得我成天象个走马灯似的转个不停。

在杜百万家，我隐约听到，鬼子中队长冈田对杜小鹏有些意思。杜百万这个老畜牲也不顾她年纪还小，准备讨好冈田。杜小鹏听到风声，便大吵大闹，寻死作活。杜百万知道她的性子，怕逼狠了，落个鸡飞蛋打，这件事就暂时冷下来了。我暗暗佩服，杜小鹏总算有些志气！

然而，杜小鹏一到城里，就象换了一个人。她手上戴起金戒指，衣服上镶起花边，每天数不清要换几次衣服，忽红忽绿，忽黄忽紫，简直叫人恶心！

还有，她处处摆出一副小姐的臭架子，一会儿使唤我做这样，一会儿使唤我做那样。有一次金二要我给厨房挑水，我扁担刚上肩，杜小鹏老远的就叫开了：

“金管家！他是马伕，不是伙伕！”

又朝我嚷嚷：

“你先把马牵到城外去溜溜，溜好马再到后花园去浇浇花！听到没有？”

我真想发火，姑妈急忙给我使眼色，说：

“小姐吩咐你做事，还不快去溜马！”

我气鼓鼓地牵着马穿街走巷，那城门口站岗的伪自卫团，见我是杜百万家放马的，问也不问，就让我出了城。这时，我忽然高兴起来，如果经常派我出来溜马，这不是等于放鸟出笼吗？

就这样，我利用这样的机会，把姑妈交给我的情报，都顺利地送到了东门外的指定地点。

六

一天上午，杜家大院里气氛突然紧张起来，里里外外，层层设岗。杜百万和冈田在客厅里密谈着。

我看到姑妈无法靠近客厅，心里也急如火燎。我幻想着，假如我能象孙悟空那样，摇身一变，变成一个蠓虫子，马上飞进去听听，该有多好！

杜小鹏打扮得花枝招展，端一个紫铜茶盘，上面放一把宜兴紫砂茶壶，两只江西瓷茶杯，来到厨房，让我姑妈帮她泡好茶之后，捧着朝客厅走去。我知道，凡是重要一点的客人，杜百万总是只要杜小鹏端茶的。

冈田离开杜家大院不一会，姑妈急忙把我拉到灶门后，塞给我一个小纸卷，低声说：

“马上出城，亲手交给孙老师，一刻也不能耽搁，越快越好！”

这一定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。

混出城后，我拿出吃奶的力气，没命地飞跑起来，耳边只听见“呼呼”的风声……

七

昏昏沉沉，迷迷糊糊，我不知睡了多久。

醒来时，发现我睡在孙老师的屋子里。他坐在床边，弯下腰对我说：

“小牛，你立了大功！你及时送来了鬼子准备偷袭杜家岗的情报，我们在牛头岗打了个伏击，打死了十三个鬼子，还打断了杜百万的一条狗腿……”

我开心极了。爸爸也背着一支新簇簇的三八式步枪，咧开嘴笑着。

这时，我突然想起了姑妈。

“孙老师，全靠姑妈，我只是跑跑腿。姑妈可真有本事，每天只见她灶上灶下，针头线脑的忙，却总是能够把情报弄到手！”

“鬼子吃了大亏，会不会……”爸爸有些担心地说。

孙老师正想说什么，猛然间一阵风似的，从门外冲进一个人来，正是姑妈！

“孙老师！……”

她颤抖着手，取出一个手帕包包，递给孙老师，眼泪象断线的珠子往下落。

孙老师打开手帕包包，我一看，愣住了。啊！白菊花，杜小鹏的白菊花！

“小鹏给鬼子抓去，鬼子逼她的口供，打得她象个血人似的，她宁死不吐一个字……”姑妈哽咽着说不下去了。

我的心一阵紧缩，杜小鹏是……她……

屋子里静悄悄的，孙老师眼睛里闪着泪光。

“……鬼子遭到伏击后，怀疑到了小鹏。因为冈田和杜百万在客厅里密谈的时候，只有她一人去过……我没来得及把她转移出来，敌人就下了毒手。”

姑妈抹抹眼泪，对孙老师说：

“她妈妈临死前，把小鹏托付给我，这次你又派

她进城去，又把她交给我，可我……我对不起你们啊！”

“快别这样说，这么多年来，多亏了你……”
我明白了，孙老师，你就是小鹏的爸爸！”



孙老师久久凝视着那朵洁白的白菊花，深情地说：

“小鹏，你是个好孩子！”

这时，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一头扑进孙老师的怀里，放声大哭……

